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二十五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謄録監生臣李錦

尚書纂傳卷二十五

元　王天與　撰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漢孔氏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周既滅商分其畿内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林氏曰孟子謂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謂之監殷監武庚也若以武庚為一則武庚何所監哉蔡仲之命言辟管叔因蔡叔降霍叔則鄭說信矣陳氏曰使三監不叛武庚欲叛得乎故序正

名而謂之三監叛○漢孔氏曰相謂攝政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陳氏曰成王名誦蔡氏曰周公主伐事故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與伊尹相湯伐桀同○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大誥

大誥

漢孔氏曰陳大道以告天下遂以名篇林氏曰以篇內有大誥多邦之言故以名篇○唐孔氏曰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

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

予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陳氏曰此首章總言東征之義大意以卜為主○漢孔氏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王若曰說見盤庚林氏曰猷者皆發語辭耳爾雅猷訓不一曰謀曰言曰已曰可曰圖

非但訓道也大誥猶湯所謂誕誥盤庚所謂歷誥呂氏曰叛者三監淮夷耳何必大誥多邦及御事之人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諭之使之釋悟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眞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諭誥多方者所以昭大公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漢孔氏曰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安人且猶不能况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朱子曰弗弔只如字讀如詩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句絕蔡氏曰言武王崩三監叛是天降災禍於我家不少待也歷歷數服五服哲明哲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漢孔氏曰已發端嘆辭也我

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陳氏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往猶進也吕氏曰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變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設如此然雖畏之之深終不可不往求其濟之之道抑畏自彊兩者並行方能有濟○漢孔氏曰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吕氏曰敷賁謂脩明典章法度賁飾前人之業增光潤色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則非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張氏曰敷前人受命者於前人所受之天命從而廣之陳氏曰天降威與下文天降威同意常人當禍亂之來每遮護閉掩惟恐人知今我當天之降威曉然示人不敢掩閉○漢孔氏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

就其命而言之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蘇氏曰當時稱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陳氏曰下文所稱寧考寧人皆武王也呂氏曰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為國鎮此句大誥一篇之綱目自始至終皆言卜張氏曰天明與康誥天顯同意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同意蔡氏曰寧王遺我以此龜者謂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當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今而果然卜之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漢孔氏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蘇氏曰腆厚也商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蓋天降威亦其心知我國有二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有周邦也呂氏曰鄙鄙小如子産謂鄭鄙邑也之

鄙○漢孔氏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蘇氏曰獻賢敉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也邦君御事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張氏曰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蓋天之視聽從民民之去就視賢楊氏曰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則類自合方成王幼沖羣叔流言危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盍簪之謂也林氏曰民獻與益稷黎獻同晉欒武子以三卿為主不與楚戰亦周公之意漢周亞夫伐七國得一劇孟猶以為重況謂之民獻者哉惜其名氏不見於後世蔡氏曰上文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漢孔

氏曰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
御治事者言謀及之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
祿父呂氏曰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
播遷之臣也○漢孔氏曰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
伐四國為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
蔡氏曰在王宮云云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
可不自反也○漢孔氏曰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
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應氏曰
考翼以為成敬則非經意下文有厥考翼
語與此一也不應為二說蘇氏曰害何也
按此設為羣臣艱大之辭曰民不安静亦惟在王
之宮邦君之室及予小子而已當反躬自咎可也
征伐之事父所敬重
王何不違卜而已乎
○漢孔氏曰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嘆曰信蠢
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呂氏曰成王

明知邦君之言為非又言此者聖賢無斷然阻絶人之意所以盡人心也○漢孔氏曰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張氏曰為天吏以奉將天罰實惟天所役而已遺言有所投投言有所畀○漢孔氏曰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唐陸氏曰卬我也蘇氏曰毖畏也○蘇氏曰我閔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信動鰥寡哀哉然予為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衆人義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然深責之也○漢孔氏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漢孔氏曰言天美寧王興周者以寧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明命明卜宜用葉氏曰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故言小邦周泰誓云朕夢

協朕卜則武王伐紂亦用卜矣○漢孔氏曰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蔡氏曰今天相助斯民避凶就吉況亦惟卜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獨可廢卜乎○漢孔氏曰嘆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呂氏曰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張氏曰人君當以剛大自期無以驚憂自沮商道不衰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然則四國之叛為天之弼周也審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

陳氏曰比言前業當終之義○漢孔氏曰特命久老之人知寧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彼之勤勞哉呂氏曰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逮事武王者○漢孔氏曰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寧王所謀之事蘇氏曰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礙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於此也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漢孔氏曰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我何其不於前寧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林氏曰孟子謂有如時雨化之者顏子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化誘有優游不迫之意先王忠厚之道也棐輔也天不言胡為而知其輔我哉惟考之於民而已蘇氏曰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可不與寧

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漢孔氏曰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寧王所受美命終畢之蘇氏曰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之有疾之不忘醫也于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唐孔氏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又云攸受休畢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寧王之業重兵謹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陳氏曰此申言武功當終之義○漢孔氏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艱備矣日思念之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漢孔氏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漢孔氏曰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唐陸氏曰田一歲曰菑○漢孔氏曰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承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

按厥考翼一語正所以答考翼不可征之辭邦君艱大之辭則以考翼不可征成王答之之語則以考翼不可棄若成王者負肯堂肯構肯播肯穫之子矣

○漢孔氏曰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寧王大命以征逆乎薛氏曰古之舉大事者必自任其成功故涉

武曰今朕必往而此曰曷敢不越卬也○漢孔氏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眞氏曰養如養寇之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讎之人而伐吾子尚可言也以友愛之人而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且勸我以弗救乎友蓋指三監而言三監本吾所親愛者一旦至此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者也伐厥子猶鴟鴞詩所謂既取我子也民謂當時之異論者嘖指邦君御事而託之民也若兄考指武王而言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友謂管蔡武王周公之所友愛也子謂成王兄考之子也管蔡叛周是伐兄考之子也兄考之子爲友所伐爾民乃欲養禍而勸以不救可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

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

陳氏曰此總申前諸章之意○漢孔氏曰嘆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林氏曰王莽大誥亦曰肆哉師古云肆陳也勸令陳力此諭邦君御事以陳力戡難也○漢孔氏曰言其故有明國

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林氏曰爽輿用爽厥師同王氏曰爽邦由哲非由衆也十夫者哲人也蔡氏曰迪知者蹈行其知之謂賢人能知天心十夫歸則天意歸矣○漢孔氏曰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陳氏曰命德討罪天之定法爾常時尚不敢變易況今天降災汝不欲征是不知天命不可變易也與上罔敢易法相應○漢孔氏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唐孔氏曰言穢草當除去殷餘當殄滅○漢孔氏曰天亦惟美于寧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李氏曰理所當從不卜亦可也○漢孔氏曰循寧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袁氏曰指意也武王克商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苟他人據之而不全有所覆豈寧王指意○漢孔氏曰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真氏曰予永念以下分三節天命喪殷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命武王凡今疆土皆前人所區畫不可不卒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命我所不可違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惟若兹言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後以卜參之雖不違卜亦不專恃於卜也

尚書纂傳卷二十五

尚書纂傳卷二十六

元 王天與 撰

周書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呂氏曰黜殷命殺武庚皆周公東征時事序言成王者發周公尊王之意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漢孔氏曰命為宋公為湯後吳氏曰微子之封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爵為上公申命之書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漢孔氏曰封命之書稱其本爵以名篇林氏曰微子殷之爵今既封宋當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微子未嘗有臣周之意成王亦未有臣之之心亦猶箕子雖封於朝鮮而猶稱箕子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陳氏曰此首言命微子爲殷後之意○漢孔氏曰微子帝乙元子王若曰說見盤庚猷說見大誥呂氏曰言元子明其當立也○漢孔氏曰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呂氏曰崇德如封夏之後所以

崇禹之德封商之後所以崇湯之德象賢謂擇其後嗣象其先王之賢者封之○漢孔氏曰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唐孔氏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皆郊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新安王氏曰除正朔之外不用時王之制度而用其舊法○漢孔氏曰為時王賓客與時偕美長世無竟陳氏曰作賓謂先代之後有不純臣之義如為賓客然書言虞賓詩言有客是也左氏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呂氏曰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今乃欲其與國齊休永世無窮見用心之廣大忠厚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

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陳氏曰此述湯之德應上文崇德之意○漢孔氏曰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蔡氏曰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漢孔氏曰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漢孔氏曰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蕩之德呂氏曰傳記多論湯尚嚴商先罰皆不知治體者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之業正在於寬所謂尚嚴先罰其亦不考於經歟又曰撫民以寬乃湯有天下規模寬之一字百世不可易○漢孔氏曰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朱子曰裔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子孫之稱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

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陳氏曰此述微子之賢應上文象賢之意○漢孔氏曰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蔡氏曰踐履修舉猷道也陳氏曰舊猶素也聞聲譽聞於人也令聞善譽也呂氏曰令聞非自外來反求於身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著其來舊矣○漢孔氏曰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張氏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内也故言恪慎神人外也故言肅恭○漢孔氏曰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真氏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皆以敬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者聖賢惟於敬

用功而已馬氏曰公有二有三公之公在內而相王者也有公侯伯子男之公封建而分治者也封建者惟二王後乃稱公魯衛齊晉止侯爵朱子曰宋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諸之野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應天府亳州界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陳氏曰此皆戒勉之辭應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漢孔氏曰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亦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屛周室戒之　真氏曰微子既篤於敬矣猶以欽哉勉之

欲其敬而又敬也往敷乃訓欲其以修於已者布其教於國人也陳氏曰服猶被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謹汝所被之命也與享明乃服命之意同循行典常之道以蕃衛王室蕃與藩同屏也諸侯之衛王國猶藩屏然○漢孔氏曰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李氏曰律謂整齊之也毗輔也○漢孔氏曰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汝世世享德則使我周好汝無厭蔡氏曰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漢孔氏曰嘆其德遺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陳氏曰嘆而申戒之休即上文咸休之休上文皆朕命也○蘇氏曰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及也○呂氏曰武庚之變成功甚難今略無一言及此怡然氣象和平蓋殺武庚自是武庚事封微子自是微子事

天命天討各無容心又曰大誥之書皆義氣微子之命皆和氣○新安王氏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于再三與周之友邦征士言也酒誥言紂之失詳周君臣相與言也多士多方言紂之失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不及紂之事止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漢孔氏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内得異禾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拔而貢之陳氏曰唐叔名虞○漢孔氏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孔氏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亡○三山陳氏曰此天地之和氣所以彰成王周公君臣之際始疑終信之意也二書雖亡觀其序宛然有唐虞賡歌之意當成王之疑也而禾爲之偃及其啓金縢之書也而禾爲之起及其君臣之心既已相得也禾爲之合穗一禾而三致意焉周公之忠誠蓋與天通有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

尚書纂傳卷二十六

尚書纂傳卷二十七上

元 王天與 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漢孔氏曰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圻内國名叔封字陳氏曰霍叔之罪輕於管蔡故序不及吕氏曰殷之大家世族遷于洛者周公師保之不遷而在商者謂之餘民命康叔以化之左氏傳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命以殷誥而封於殷虛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按合書序與春秋傳考之所謂餘民亦有大家世族在其間或遷洛或留衛非特分治教化亦以分殺其勢無使相梃意有攸在云

康誥

○唐孔氏曰周公以王命戒之而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

漢孔氏曰命康叔之誥真氏曰此篇胡氏以為武王之書朱子從之而蔡氏所辨尤力今姑從先儒之說以為周公作更當博考云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唐孔氏曰此史總序言之○漢孔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生魄說見武成○漢孔氏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猶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也○漢孔氏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唐孔氏曰男下獨有邦字以五服男居其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呂氏曰除要荒外皆來供役蓋王室有事諸侯皆當從之周衰城成周尚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

衛世叔之徒供役況成王時乎陳氏曰見朝見之見士與事同周說見武成○漢孔氏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潘氏曰勤如杕杜以勤歸之勤○夏氏曰先儒或以此章為洛誥脫簡蓋周公誅三監封康叔在三年而營洛邑則在七年是康叔之封在營洛前數年所以可疑也意者王者將敷大命於諸侯必於臣民所會而誥之此康叔之誥所以在營洛之時歟林氏曰康叔之封固在卜洛之前而其誥之乃在營洛之際序蓋推本言之耳使其始封之初則書當為命之體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惟其誥之不在於始封之初故不謂之命而謂之誥者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周公稱成王命命為孟侯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說見盤庚蘇氏曰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皆周公之言張氏曰稱孟侯者尊之也稱其弟者親之也小子封者撫而教之也○漢孔氏曰惟汝大明父文王唐孔氏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左氏傳申公巫臣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

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謂○漢孔氏曰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文王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漢孔氏曰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漢孔氏曰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陳氏曰文王為西伯故言西土應氏曰文王視民如子其民怙之如父冒聞于上帝即君奭之迪見冒聞皆是德之包涵蒙覆而感格無間也○漢孔氏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唐孔氏曰殪殺也戎商說見泰誓中○漢孔氏曰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漢孔氏曰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

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新安王氏曰寡有二義寡君寡人貶損之稱寡兄寡命言其罕有朱子曰衛在禹貢冀州在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即今衛縣大抵今懷衛濬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呂氏曰一段精神盡在此兩句提起康叔不可輕易之心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念我所以告汝之言○漢孔氏曰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唐陸氏曰遹述也陳氏曰紹謂繼之於前衣謂服之於己呂氏曰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為侯將以祗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文王之德言日夕覆在身然後足以副民望也○漢孔氏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哲王之道用安治民陳氏曰敷求廣求也○漢孔氏曰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蔡氏曰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呂氏曰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民之情素安乎殷先哲王之訓故必敷而求之循而行之又於商耇成人就而詢之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蓋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方有所得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潰亂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惟有所宅則有所知○漢孔氏曰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呂氏曰別求更求也又使之更求義黃堯舜禹之法○蔡氏曰近述諸家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

無盡陳氏曰文考事近故曰祗適而已殷先王遠矣故當敷求古先王又遠則當別求若夫求而閒閒而由則彼此互見曰保乂曰康保亦互文也○漢孔氏曰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蔡氏曰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理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纔可免過而已以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漢孔氏曰療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呂氏曰命爾為侯非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可不敬哉○漢孔氏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民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　真氏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比小人所以難保○漢孔氏曰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真氏曰始以天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即能保天命矣○漢孔氏曰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呂氏曰如鰥寡孤獨人所易忽汝當撫摩是惠所不惠也纖微小事人所易怠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　真

氏曰周公以此為弭怨之道後世乃欲以嚴刑峻罰止之不知適所以長怨也○漢孔氏曰已乎汝惟小子陳氏曰汝所事在弘廣王之德意以應保殷民而已林氏曰民之有求者有以應之民之未安者有以保之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此所以應保之也○漢孔氏曰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陳氏曰宅猶定也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故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厲踊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蔡氏曰作新民者明德之終也
大學之言明明德亦以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嘆而敕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張氏曰明德則曰敬哉慎罰則曰敬明是明德慎罰專在敬而已○漢孔氏曰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身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王氏曰典式皆訓法人若有小罪而非過誤乃終如此而自作不合典法之事爾是故為也故為者雖小罪亦當殺之○漢孔氏曰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王氏曰適爾謂偶然人若有大罪非終於為之乃是過誤以為災而偶然耳過誤者雖大罪亦當赦之也林氏曰既道極厥辜者蓋既自以為有罪云耳若今之律所謂自首者原其罪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此意歟○朱

予曰此宥過刑故之意蘇氏曰吾聞之知法者謂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小於乙之謂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出於故為如是者當據法殺之不可讞也乙之罪雖大然非出於故為是則真可讞也以今世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鬬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憫者免失殺雖已殺皆贖夫以未殺未傷而比之既殺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初非以非死罪為小罪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漢孔氏曰嘆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漢孔氏曰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漢孔氏曰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大學曰康誥云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程子曰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真氏曰此章言惟民其者三蓋人君用刑有敘而人服則民皆相勑相勉以和矣治民如治疾雖攻以藥石而非害之則民皆遠罪而還於善矣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民皆安且治矣○漢孔氏曰言得刑殺罪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唐孔氏曰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矣言其責之在已也

不須改句只是説汝不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汝不劓刵人則人亦無敢劓刵人耳○呂氏曰非汝封以下丁寧告戒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殺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殺人之意也又言非汝封者總説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史官記周公諄勤反覆之意言非特大罪如此劓刑微罪亦不可有自用之心也

按非汝封與勿庸以次汝封意近刑人殺人對劓刵人與用其義刑義殺意近蓋欲任理而無或任其已私耳又曰書凡四見此又曰以為周公設康叔之言固明快以為史述周公諄複重言合下文又曰要囚例姑兼存之以備商推云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漢孔氏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林氏曰以衞侯入為大司寇上所言者司寇之事内事也外事者衞之事也臬門梱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夏氏曰以汝陳時臬司師為句非經意成王謂汝但當設是法官以治之而其治之之道則師茲殷先哲王罰之有倫敘者足矣永嘉陳氏曰曰師茲殷罰曰罰蔽殷彝蓋以殷民習見殷家之法雖輕重不同而不駭於耳目周公期於頑民之設法而不期於周令之必行

○漢孔氏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唐孔氏曰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陳氏曰要者結罪之謂與周禮卿士言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者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

世引斷也林氏曰唐太宗謂死者不可復生死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

正得周公之意云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彞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漢孔氏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夏氏曰陳設是法事指上文言也○漢孔氏曰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陳氏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

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薛氏曰擇其義之至精者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已呂氏曰次如次舍之次不可移就汝之意○漢孔氏曰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王氏曰遜者屈己以就義之意○漢孔氏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見氏曰成王之心在先教化後刑罰惟康叔知之○漢孔氏曰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暋彊也自彊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林氏曰自得罪猶言自作孽應氏曰暋者昏頑彊悍其在受德暋是也林氏曰憝惡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人惟畏死而後可以死懼之既不畏死何所不至此所以天下共惡之下章將告康叔以衛之風俗自棄人倫故先設為此言以輕重相較云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
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
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
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漢孔氏曰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為人兄亦不念稺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與我民五常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朱子曰弔只如字讀惟弔茲惟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痛憫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彝泯亂矣○蘇氏曰

三監之世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爲俗周公之意蓋謂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父兄獨無過乎故父子兄弟相爲逆亂治之之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厥考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張氏曰昔魯有父子訟者孔子置之狴犴三月俟其悔而後出之其意正與此合蓋斷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人同當有教以感動之若遽以法斷之則用一法吏足矣不必吾儒也林氏曰寇攘姦宄孟子以爲不待教而誅則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人其必教之不改然後誅也舜之時寇賊姦宄則使臯陶明刑以治之至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乃不屬之臯陶而屬之契周公之意亦然也朱子曰此節當從孔

說蘇氏等一槩以寛為說恐非聖人懲人正法之意
真氏曰朱子之言當矣然蘇林等說亦不可廢○漢
孔氏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
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惟其正官之
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
者則亦在無赦之科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
以立民太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
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呂氏曰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
大難戛者戛戛乎其難之謂也真氏曰不率大戛一
句或屬上文或屬下文呂氏合而為一似為得之又
其說與下文不能厥家人罔不敬典相應蓋戛者二
物相轢之謂然其義終難通曉當在缺疑之域葉氏
曰禮云庶子正公族之官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
父子之義長幼之節者此云外庶子指衛言也唐孔
氏曰正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小臣諸節

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者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者也在單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眞氏曰乃别播敷造民大譽謂我所惡者不孝不友也諸臣不以此訓民乃别立教條以要譽愚俗使其不知不孝不友之為惡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引惡謂引而入於不孝不友之地此所以速由玆義以率殺也葢導民以惡乃賊人心害風教之大者不然安得遽以刑殺加之乎蔡氏曰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玆無赦此言外庶子云云則速由玆義率殺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葢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玆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呂氏曰率與上率字相應由義以表率之表率不行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漢孔氏曰則

亦惟君長之正道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蔡氏曰君長指康叔也林氏曰不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猶左傳所謂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小臣外正即上文正人小臣諸節也其曰外正亦猶外庶子也家人之衆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其本末先後之序當反諸身既不能齊家必不能倡率其臣屬使敷教化而其所以治民者惟有殺而已是汝肆為威虐放棄王命而以非德治民也○漢孔氏曰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寛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寛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林氏曰典者天敘之典即父子兄弟之常道也敬典敬敷五教是也裕民在寛是也蔡氏曰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此言慎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

忌
云
按孔氏釋元惡至刑茲無赦順經文為正康誥語
乃王法斟量之公家語事又聖化感移之妙道並
行而不悖也至於全章則合分三節刑輕於殺殺
重於刑惟俗之薄警以刑矣抑正民者羣臣也故
懼其引民於惡則由義率殺之長羣臣者君長之
康叔也故懼其不能表率羣臣則勉之以敬典裕
民匪彝之威罰雖明敬典之風化甚雅化民以是
擬文王而及之庶乎是責康叔尤重也夫惟康叔
反躬端化既純以粹而後敬明之罰可施於非率
之頑也不然嚴刑峻罰務以求勝可謂之罰矣能
如文王之慎罰乎此篇明德慎罰為綱領其望叔
汝念哉至德裕乃身是始之曰德也敬哉敵德顧
德至篇終是終之曰德也中間敬明乃罰以下五
節言慎罰而參錯以德之一一字者凡三四見蓋德

為之主則其刑其罰兹式有慎是明德罔明德也慎罰亦明德也即一章刑兹無赦一語論之其警民罔至嚴而至公通一篇明德慎罰論之其導民實至寛而至裕所謂並行而不悖之道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見氏曰不孝不友之人其不善之心非與生俱生也無人以迪之耳故迪之而後可至於吉康○漢孔氏曰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呂氏曰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此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張氏曰殷民安於殷久矣故我於殷先哲王之德求之林氏曰作求謂起而求殷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詩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言武

王所以配于京者以求之三后故也○漢孔氏曰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蔡氏曰迪即迪吉康之迪○真氏曰此雖成王以導民之責自勉亦以訓康叔也然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殷先哲王之德用於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即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也不能導民使知所適尚何政之有蓋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漢孔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張氏曰我監觀文王明德慎罰之意而告汝上文所告皆是也○漢孔氏曰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林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今民至迪屢未同是不能盡君師之責以相上帝也則罰殛之至豈敢怨哉張氏曰古之言天者皆責備於己而不求全於人故民不靜不同天不罪民而罪導民者陳氏曰迪屢未從猶無辭於天罰況不迪乎○漢孔氏曰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蔡氏曰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茍惟有罪即在朕躬呂氏曰此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當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陳氏曰非謀敗事之謀非彝變常之事成王恐康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殷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倫之語唐太宗者故戒以勿用。漢孔氏曰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薛氏曰忱者至誠之道也敏者至健之德也惟至誠故能有守惟至健故能有為。漢孔氏曰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陳氏曰心不安則喜異而厭常德不顧則無内省之實猷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害此皆原於不忱不敏也。漢孔氏曰行寛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絶亡汝眞氏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寛政但自無作怨以下數條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絶之也蓋為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彊也與若德裕乃

身之

裕同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故當念天命之不于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漢孔氏曰無絶棄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陳氏曰汝當念哉無使我所與汝之爵土殄絶而不能享也服命即今所受之誥命明汝所服之命不可昏而忘朱子曰殄享世享皆謂享于天子○漢

孔氏曰高汝聽以安治民

陳氏曰髙乃聽猶尊所聞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漢孔氏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真氏曰敬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篇終復申言之無垢張氏曰此篇終始戒康叔以敬典蓋商人父子兄弟各失其倫此最風俗名教之大者李氏曰康誥篇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於是知敬乃修身治民之本化商民之綱要莫切於此○漢孔氏曰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史氏曰亡秦之世惟衛享國四十世九百年則世世享之言驗矣蔡氏曰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按二章享字當從朱子蓋於無我字順而於化殷民以享上尤通自無作怨以下意專尚德蓋始條陳於明德慎罰終歸宿於德化優容而所謂德特在敬典而已成周忠厚化民如此

○總說一篇意○蔡氏曰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

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慎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尚書纂傳卷二十七上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二十七中　　元　王天與　撰

酒誥第十二　　周書

酒誥

漢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呂氏曰酒之為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商舉世之病在酒所以大誥之○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陳氏曰此章首以文王戒酒之教勉康叔○漢孔氏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唐孔氏曰妹與沬一也王氏曰總其君與其臣民誥之故曰邦○漢孔氏曰父昭子穆文王故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蔡氏曰穆考敬德之考詩稱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漢孔氏曰文王其所誥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鄭氏曰庶邦諸侯庶士庶邦之羣臣少小正長也小官之長如稱小伯小尹然蔡氏曰文王為西伯故得誥毖庶邦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

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漢孔氏曰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唐孔氏曰酒人自意所為今言天降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言元祀者謂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漢孔氏曰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唐孔氏曰民自飲酒至亂以被威罰言天降威者亦如上言天降命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真氏曰觀小大邦用喪之語則當時以酒亡國者多矣○廣漢張氏曰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漢孔氏曰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陳氏曰前誥庶邦曰誥毖其辭嚴此誥小子曰誥教其辭寛蔡氏曰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害德故誥教之朱子曰楊文公言童穉之學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

言為主○漢孔氏曰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行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祀氏曰周官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亦曰祭祀則共奉之若夫共賓客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則言於祭祀之後蓋酒以祀為主自祀之外皆禮之餘也然祭而飲所以受福苟不將之以德則欲以受福禍莫大焉故先王寓之法度彝皆有舟舟皆有罍以舟能載物過量則溺罍能澤物不均則害使舉是禮者必明是義又何喪德之有

按正即少正也事即御事也庶國即庶邦也文王既誥毖庶邦庶士少正御事於誥教小子之際又丁寧覆說之也下庶士有正亦是覆說上文云

○漢孔氏曰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

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眞氏曰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明矣○漢孔氏曰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陳氏曰蓺種也呂氏曰此皆安分之事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何暇縱酒乎惟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漢孔氏曰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王氏曰賈人亦受田也舉農賈則士可知矣○漢孔氏曰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薛氏曰或修農功或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用酒也○漢孔氏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林氏曰庶士有正謂庶士有正以統之也庶伯君子者伯長也君子謂伯長之賢者也陳氏曰君子為有德之稱亦以有位稱者如有官君子是也呂氏曰凡為官長皆在爾統

率之下則爾當常聽我之教也

按周禮宮正宮伯鄭氏註正長也伯長也俱為長然宮正上士宮伯中士據此則此正與伯雖俱為長然亦不無小辨云

○漢孔氏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爾乃飲食醉飽之道陳氏曰行養老之禮則飲食醉飽無害○漢孔氏曰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陳氏曰民因農賈而飲士大夫因養老而醉特其小者又推其大者論之故言丕惟曰真氏曰中德即中道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漢孔氏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馬氏曰進飲食曰饋進飲食以祀其先故曰饋祀陳氏曰介因也左傳介大國皆訓因祭祀之

時始可因用逸○吕氏曰周公開飲酒之門有三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開之蘇氏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禁而絶之雖聖人不能故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聖人之禁人蓋如此○漢孔氏曰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陳氏曰正事猶上文言有正有事李氏曰元德即中德自康叔言之則曰中自天言之則曰元吕氏曰不湎于酒亦是常事周公推之直至天若元德人之進德惟於最難捨處放得下即是德進不已獲天順處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陳氏曰此承上章以文王事結之○漢孔氏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

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袁氏曰謂之棐者孟子所謂輔之翼之是也呂氏曰天下之理相為消長不厚於酒者必厚於德○漢孔氏曰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真氏曰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與而以克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至於亡則謹酒而受天命夫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呂氏曰此以商之興亡告康叔○漢孔氏曰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能常德持智

陳氏曰迪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隱顯輕重之間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漢孔氏曰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陳氏曰成湯而下豈無僻王言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者亦舉其大槩耳應氏曰古之王者克自抑畏固無俟乎勉彊然必擇其道隆德盛者以為輔相而尊敬嚴憚之所以維持其敬心而不懈也○漢孔氏曰惟殷御治事之臣共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新安王氏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如庶士御事尹氏御事通庶官言之也然三公謂之三事六卿謂之六事諸侯三卿亦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平王言即我御事則御事兼小大之臣皆可稱林氏曰所以輔君者皆盡其恭王博士云責難於君謂之恭

厥棐有恭則責難矣眞氏曰崇飲謂相尚以飲○漢孔氏曰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庶侯之長唐孔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邦謂國君伯言長連率卒牧皆是○漢孔氏曰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陳氏曰內服織內也西貢織內稱甸服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胥徒是也宗工尊官六卿之類也○漢孔氏曰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林氏曰禮所謂致仕而春秋傳所謂老也○漢孔氏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亦不暇飲酒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眞氏曰是時內外小大之臣無敢湎酒者不惟禀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彊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祗辟也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殷之君臣既一於敬矣舉天下之欲不

足動之況荒惑敗亂如酒乎蔡氏曰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漢孔氏曰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漢孔氏曰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林氏曰孟子云安其危利其菑祇保越怨之謂也○漢孔氏曰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張氏曰泆失燕安也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用燕喪其威儀失其君人之道民無畏而象之者矣陳氏曰盡痛也呂氏曰感傷又重於怨大抵怨之極而無可奈何方到傷處○漢孔氏曰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鄭氏曰不惟者不但安息逸樂而已又爲酒所使如下文所云也○漢孔氏曰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蔡氏曰罹憂也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眞氏曰觀今小人一醉

之餘忿疾彊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紂之情狀可知○漢孔氏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張氏曰先王之祀以德不以物故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酒醴以告皆以德為主有德則馨香無德則臭穢○漢孔氏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真氏曰馨香者穢德之對也紂既無德馨香惟有腥穢上聞於天而已○漢孔氏曰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馬氏曰古民人字通用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夏氏曰此又詳告康叔以制酒之意○漢孔氏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古聖賢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漢孔氏曰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天下於是○呂氏曰撫于時撫當時百姓也○漢孔氏曰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王

氏曰殷獻臣謂賢人嘗仕殷而今里居者○漢孔氏曰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况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故劫毖及於侯甸男衛薛氏曰周禮太史掌邦之六典法則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漢孔氏曰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陳氏曰宗工大臣也此獻臣宗工乃周臣之致仕里居者王氏曰服休者以德為事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為事在職者也林氏曰爾事言爾所共事者也○漢孔氏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居道定况汝剛制於酒乎王氏曰三卿之位為汝疇匹司馬薄伐慝違司徒若國保民司空居四民富而生之以定辟朱子曰古註從父絕句剛公從違保辟絕句負出諸

儒之表呂氏曰剛制者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
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之故謂之剛制
夏氏曰成王謂我今惟言曰汝康叔當堅固然慎殷
之賢臣及汝為孟侯所統侯甸男衛之國君皆當固
慎之此正如文王然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蓋然慎
之使不縱于酒也殷賢臣及所統諸侯既固慎之矣
況太史內史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及其賢臣為百
官尊者不可不固慎之也內史太史及賢臣百宗工
既固慎之矣況與汝康叔共事之人所謂服休而在
位服采而在職者其可不固慎之乎服休服采既固
慎之矣況爾之疇匹而位為三卿者謂司徒司馬司
空也又可以不固慎之乎自殷賢臣推而上之至於
三卿皆康叔所當然慎者汝其可不剛以制其縱酒
之失乎真氏曰四剛字一節重於一節蓋所職愈重
則所戒愈嚴劫然以上所戒勑而言剛制以己所自
檢而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

欲○漢孔氏曰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無令失也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為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夫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於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漢孔氏曰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蘇氏曰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為他大

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公特言殷者蓋為妹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沈湎而況民乎故凡湎于酒者皆可教不可殺不分殷周也○漢孔氏曰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呂氏曰其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改然後殺之蓋教之不從者乃不得已而殺之也

按呂說教字雖與上文聯屬終不若孔說得本旨蓋此誥乃告康叔化殷俗千百言不如責康叔一語觀矧汝剛制之言可見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陳氏曰總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陳氏曰此書始終告以毖慎故篇終

復提其要以語之○漢孔氏曰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率民王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為之辯釋以為無罪蔡氏曰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真氏曰勿辯以下說者不同句斷亦異孔氏說為不費辭但不知辯之訓使何所出亦不敢以為必然也姑並載之

尚書纂傳卷二十七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二十七下　　元　王天與　撰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

漢孔氏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蔡氏曰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别唐孔氏曰梓材亦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按此告康叔通上下之情以施寛大之澤

○漢孔氏曰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陳氏曰大家商七族之類呂氏曰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於達王止言臣此首言通上下之情也應氏曰或以大家為彊家巨室考之

經文初無此意古者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故諸侯之重者稱大邦卿大夫之重者稱大家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即大家也故遂分兩曰字以言之自汝若恒越曰至戕敗人宥達大家之事也自王啓監至罔攸辟達王之事也下而達大家上而達王皆明白以達其言委曲以達其意也爲邦君者既能因大家之言以達其意則亦可以吾之慈祥惻怛達之於彼既能因王之言以達其意則亦可以下之疾痛困苦達之於上斯可謂四達之皇皇矣○漢孔氏曰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應氏曰越語助也猶越若蓋發語辭也汝若能常常曰我有師師之三卿尹旅其言每自謂不暴虐於殺人是汝知臣下之心而能稱述褒奬之也下文達王者既爲王之言則此曰當爲三卿尹旅之言乃相稱○漢孔氏曰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

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陳氏曰康叔又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叔也蔡氏曰敬勞恭敬慰勞也○漢孔氏曰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寛宥亦所以敬勞之應氏曰殺人者已傷人之性命也歷人者過歷人家為剽竊而未必殺人也宥者減死之意非全赦之○漢孔氏曰聽訟折獄當務從寛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寛宥唐孔氏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始終相承陳氏曰戕人者傷人支體敗人者毀人物業○漢孔氏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陳氏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監乃諸侯之長康叔為孟侯故此篇每言監應氏曰此曰者王之言云然也蔡氏曰王命監之

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陳氏曰合由以容涵之如海育之如春俾一國之中若貴若賤若上若下若衆若寡若夫若婦一切容之○漢孔氏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蔡氏曰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恬之地耳陳氏曰引有徐徐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者皆非所以安養之也王氏曰自古王者歷世相傳皆如此監無用刑辟○應氏曰兩段曰者自有次序曰予罔厲殺人者鎮撫危疑安静反側之規模解之赦過宥罪也有忍乃有濟也曰無胥戕至合由以容者海涵春育包荒不遺之氣象坤之含弘光大也有容德乃大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陳氏曰下文將言繼先王用德先取物為喻○漢孔氏曰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蔡氏曰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漢孔氏曰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墍茨蓋之唐陸氏曰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墍説文云仰塗也蘇氏曰塗墍塓飾之也茨蓋苫也林氏曰穀梁傳云楚東門之茨范甯註茨蓋也茅茨亦謂以茅蓋屋也○漢孔氏曰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斵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林氏曰梓良木可以為器而木工謂之梓人樸謂器之有質

而未成也唐孔氏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蘇氏曰田既敷菑室既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治也以言康叔既已平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斲削也

按三既勤與下文既勤用明德相應三惟其亦與下文王惟德用數語相應蓋言先王時天子諸侯用明德於先則今日上而為王下而為監亦惟明德新民之用耳又此篇言惟曰者三言監者三前後語脉皆相類此章譬喻蓋以起下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陳氏曰此章專言繼先王用德之事○漢孔氏曰夾近也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林氏曰今王惟曰周公指王而言非成王之自稱夾訓為近不若以為夾輔先王之制分建諸侯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皆欲其夾輔王室也然苟無以懷之則莫不解體矣○漢孔氏曰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夏氏曰相親相比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漢孔

氏曰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應氏曰來享者庶邦也式行典禮而集庶邦之丕享者后也后即先王也先儒乃以庶邦享為先王時事集庶邦丕享為今王時事而式典者體其常法之謂觀下文皇天既付以下說先王之事尚未竟安得以後王事攙入之○漢孔氏曰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林氏曰皇天盡以中國民付之先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中國之疆土付之先王而尺地莫非其有○漢孔氏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陳氏曰德用謂用明德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林氏曰迷民謂殷餘民先迷民紂之民也後迷民武庚之民也當時殷小大好草竊姦宄及武庚叛又蓄不軌之心故曰先後迷民不以刑罰治之而惟用德以和懌之是能以先王之心為心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矣故曰用懌先王受命○漢孔氏曰為監所

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呂氏曰已者發語辭監則呼康叔以言也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為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當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為萬世計哉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則撫摩安慰無所不盡永保之念至於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總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篇意○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奥雅非世俗之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衞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懿然皆綜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為戒專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聦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

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名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荅曰漢本未亡以刑殺究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蘇逢吉弟旦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瞿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

尚書纂傳卷二十七下

尚書纂傳卷二十八

元　王天與　撰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漢孔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生民之詩曰即有邰家室是也稷子不窋當夏政衰失其官自邰出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修后稷之業始立國於豳公劉之詩曰豳居允荒是也十世孫太王去豳邑于岐山之下緜之詩曰至于岐下是也文王初猶居岐既克崇始遷豐文王有聲之詩曰作邑于豐是也武王又遷于鎬文王有聲之詩曰宅是鎬京是也歐陽氏

曰西京河南府洛州即武王克商定鼎郟鄏之地成王卜作洛邑謂之王城今河南縣皇城是也作下都以遷商民今洛陽縣洛陽故城是也蔡氏曰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也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王監之難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爲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已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漢孔氏曰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陳氏曰召地名在岐邦之内公爵也召公名奭與周同姓食采於

名後封燕謚康公張氏曰相云者謂晝參日景夜考極星以定朝市社稷宗廟之位井泉土地燥濕之宜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召誥

召誥

誥說見仲虺之誥蔡氏曰是篇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古之大臣為國家長遠慮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名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

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陳氏曰此史叙作洛及作誥始末○漢孔氏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唐孔氏曰

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而向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此年二月小乙亥朔是十五日己丑為望已望謂十六日庚寅也治歷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漢孔氏曰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林氏曰作周官命畢公皆至豐與此同○漢孔氏曰名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漢孔氏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名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元城劉氏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林氏曰漢志云是年三月甲辰朔初三日丙午初五日戊申自二月乙未發豐至此凡十四日○漢孔氏曰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漢孔氏曰於戊

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唐孔氏曰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於庚戌五日甲寅為三月十一日葉氏曰四方和會獨言庶殷以讎民為役則友民可知孫氏曰位成於五日所謂庶民子來不日成之陳氏曰成其規模位置而已所以速也○漢孔氏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陳氏曰若發語辭唐孔氏曰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吕氏曰名公已成位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然也○漢孔氏曰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唐孔氏曰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漢孔氏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社稷共牢唐孔氏曰明日戊午十五日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從省文也○陳氏曰不告廟者成王在豐已告故至十二月始於

洛烝祭也○漢孔氏曰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唐孔氏曰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鄭氏曰考之康誥洪大誥治在三月哉生魄後而多士亦謂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則甲子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庸非此二書歟唐孔氏曰康誥言周公作洛與此為一事康誥言五服此言三服互文有詳略耳○漢孔氏曰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陳氏曰丕作者鼓舞作興之意庶殷丕作則侯甸男邦伯可知○漢孔氏曰名公與諸侯出取幣名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名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陳氏曰旅王若公旅猶陳戒也若及也是時成王在鎬諸侯在洛太保以諸侯之幣錫周公而曰旅王若公者欲因周公以達王耳故

篇終言予小臣惟恭奉幣即指此幣言也非以幣錫周公也朱子曰陳戒於王而誥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後篇告卜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按此首以殷代言之叙天命無常遺
民可念而勉王以敬德之心承其託
○漢孔氏曰嘆皇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朱子
曰元子天之元子真氏曰大明詩謂天位殷適使不
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之意陳氏曰元子不可改
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
○漢孔氏曰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
窮惟當憂之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朱子曰
此數句者一篇之綱領蔡氏曰此篇專主敬言敬則
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
與天同德故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
於此哉伊尹亦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
一矣○漢孔氏曰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唐孔氏曰遐者
言其去而不復返也○漢孔氏曰於其後王後民謂
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陳氏曰後

王服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戴其君○漢孔氏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唐孔氏曰小人在位殘暴其民故以病言之○漢孔氏曰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呂氏曰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如此然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漢孔氏曰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言王當疾行敬德○朱子曰疾速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智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復如紂也○真氏曰朱

子引漢上朱氏子發曰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神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此釋哲王在天之義今附此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按此又以夏殷今日兼言之叙天命無常小民可畏而勉王敬德之意亦在中

○漢孔氏曰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林氏曰禹為天子而謂之先民古者先哲白先民言古先民者甚久之辭

鄭氏曰迪者開道之從者順從之子者子愛之保者保安之陳氏曰子與昊天其子之之子同或謂堯舜與賢至夏傳子天從其子而保之亦通真氏曰面謂向之而不背也惟其朝夕一念對越于天而不敢背違然後能考知天意之所順矣順乎天則天亦順之此所謂天若也○漢孔氏曰次復觀有殷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唐孔氏曰今是紂墜其王命林氏曰格與惟帝降格之格同王氏曰夏言迪從子保殷言格保互相備也○漢孔氏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蔡氏曰

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名公言今王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無遺壽耉君天下之要務故名公首言之○漢孔氏曰名公嘆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陳氏曰指四方民大和會及庶殷丕作而言誠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碞僭也吕氏曰王不敢後用謂敬德功夫不可少緩亦王其疾敬德之意蘇氏曰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葉氏曰民碞指商民真氏曰名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名之啟告其君者如出一口○漢孔氏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朱子曰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之驗恐未必然蓋周公作洛將以反正於王故名公述遷洛之意言王來洛邑當

如此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按此又述周公作洛配天乂民之說以證

○漢孔氏曰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唐孔氏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漢孔氏曰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陳氏曰令作大邑自此而配合皇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此而毖祀上下使幽無愧於神祇自此而宅中為治使俯無愧於民周公所期如此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哉應氏曰其自時者謂始於此為之蓋祝頌殷勤不已之辭亦責望深遠無窮之意也

○漢孔氏曰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呂氏曰成命成而不變也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公乃言如此天命方成欲成王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按此戒王轉移殷人習俗之弊不可以不敬德

○漢孔氏曰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王氏曰比親介助也唐孔氏曰商家治事之臣謂商朝舊人嘗被商家任使者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賛周家初基者周臣恃功或加陵商士商人失勢或竦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舛戾故召公戒

王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也鄭氏曰服習調和包涵新舊其中固自有漸染陶成之化在○漢孔氏曰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林氏曰殷人化紂之惡習與性成節其驕淫之性則遷善遠罪日進於善與周人何異哉董子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惟日其邁正長日加益之譬也○漢孔氏曰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氏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

按此成王當監觀夏殷天命歷年之故亦不可以不敬德

○漢孔氏曰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唐孔氏曰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天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漢孔氏曰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林氏曰夏服天命十有七王四百三十有一年固多歷年至桀嗣位夏之天命不其延長矣此非我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桀不敬德則早墜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夏也○漢孔氏曰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

服得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林氏曰殷受天命二十有七王六百二十有九年固多歷年至紂嗣位殷之天命不其延長矣此非我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紂不敬德則早墜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殷也○漢孔氏曰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夏氏曰夏殷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此王之所當嗣者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此勸王服命之新宜敬德以祈天永命

○漢孔氏曰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張氏曰初服初即事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於人初無上智下愚之别其所以為上智下愚者于已取之而已故曰自貽哲命葉氏曰哲命以哲為天所命也○漢孔氏曰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唐孔氏曰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漢孔氏曰天已知我王今服初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真氏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老臣惓惓之心也○漢孔氏曰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真氏

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云者一于用德乃不祈之祈也吕氏曰言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程子曰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于祈天永命養形而至于長生為學而至于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事可以勝造化人自不為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按此告王以天命在民惟敬德恤民始可以受天永命一篇歸宿之說也

○漢孔氏曰戒以慎罰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朱子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其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殄戮治之也蘇氏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永嘉陳氏曰此不嗜殺人之意所以導迎淑氣而感名羣生若有功猶上言嗣若功○漢孔氏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陳氏曰位在德元亦如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以成化育也應氏曰位猶職分王之職分無他在惟在此德元而已非德元則于職分有愧葉氏曰刑儀刑也○漢孔氏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真氏曰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陳氏曰其曰祈之之辭也蔡氏曰丕若大如之也○漢孔氏曰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本惟在修德愛民呂氏曰古人言民名公又言小民蓋國家之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故名公言之

名誥一書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

蔡氏曰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按此名公一意屬望以民心天命總結之其曰威命明德亦所以結敬德之旨

○漢孔氏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蘇氏曰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賢士大夫也友民周民

也孫氏曰威命非刑戮也德威而已鄭氏曰曰其曰敢曰保受益謂予小臣敢以身保任之○漢孔氏曰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李氏曰末終也○漢孔氏曰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李氏曰幣指前取幣蔡氏曰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供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當自盡也意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尚書纂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尚書纂傳卷二十九

元 王天與 撰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漢孔氏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吕氏曰洛邑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于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總名成周說見名誥吴氏曰此書不專為告卜以其首言告卜故以為序○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洛誥

洛誥

誥說見仲虺之誥蔡氏曰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荅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蔡氏曰拜手稽首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呂氏曰世儒復辟之說蓋生于此語抑不知有失而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

王位何復之有蓋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如有復于王說復于王之復王氏曰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漢孔氏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朱子曰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基命定命○漢孔氏曰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呂氏曰予乃不得不嗣大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基可以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聦誠作民明辟之基也蔡氏曰洛在鎬京東故言東土○漢孔氏曰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呂氏曰乙卯至洛即名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蔡氏曰洛師猶言京師○漢孔氏曰我使人卜河北黎水卜不吉又卜㵎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呂氏曰黎地近紂都周公欲宅洛而先卜黎何也蓋卜都主于遷殷民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

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獨見違衆故列二說以聽于天卜黎于先乃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卜洛乃吉蓋周公之心與天一也輿地記曰卜澗水東瀍水西而作王城今為河南府河南縣皇城薛氏曰今卜兆先揚火而後致墨既拆而墨加之則大小微明可知食者墨與拆相茹入吉凶由此其辨○漢孔氏曰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併卜之輿地記曰卜瀍水東而作下都城中有狄泉今為洛陽縣洛陽故城○漢孔氏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蔡氏曰伻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吴氏曰古者間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使者之至亦再拜而受之王以此待公之使尊之至也朱子曰匹配也或云作新邑與我周同休或云作洛與宗周同休皆通○漢孔氏曰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馬氏曰視與示通用林氏曰左傳云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所謂恒吉也葉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大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吉斷以示天下所謂共貞○漢孔氏曰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言久遠張氏曰此成王欲永留公輔佐以予萬億年敬天休以成此休恒之吉也○漢孔氏曰成王盡禮致敬于周公求教誨之言蔡氏曰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王氏曰殷盛也蔡氏曰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吕氏曰祀于新邑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後世不知祭祀

之義鬼神之德視首祀新邑若闕于事情不知人主臨鎮新都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遠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臣下至庖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漢孔氏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朱子曰本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周宗周也○漢孔氏曰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王氏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之類蔡氏曰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漢孔氏曰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躬化之朱子曰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而厚輔我大視功載則可見矣功載記功之書也成王與周公言未嘗汝之周公述王言故變公稱汝葉氏曰乃汝其悉自教工此汝亦成王稱周公也○漢孔氏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絶無令若火始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叙不其絶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朱子曰燄燄火始然尚微而方進貌灼焚也

按今王即命曰以下諸說大槩得之惟命曰以下諸說不同要之此一節周公設為成王之言今王即命曰泛言記功之意惟命曰則專欲報周公謂汝受文武之命堅篤輔弼大視功載之書凡有功者皆汝悉自教訓之百工也蓋宰相能教訓百工有功即是第一功此成王歸重周公如此也孺子其朋兩句朋是偏比之意成王之意歸重周公故公戒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若謂如此則是孺

子私于我也孺子私于我自今以往無所不私若火之然至于不可絶矣此一節大意恐是如此

○漢孔氏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吕氏曰周工即所齊從王之百工戒成王不可以他人間之也○漢孔氏曰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寛裕之德則汝長有嘆譽之辭于後世林氏曰若止于明作有功此漢宣之技巧咸精止是綜核之政若止于惇大成裕此漢文寛大之風不免有柔弱之患故周公欲其不偏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

棐民彝汝乃是不蔑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漢孔氏曰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朱子曰惟終猶伊尹言慎厥終○漢孔氏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呂氏曰王者御諸侯不識其向背之情則忠佞不分賞罰紊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之非用智任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也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于禮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春秋傳謂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曰自今以往

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輊幣重禮猶足以弭兵
王而賄則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
鎮爭貢羨餘行包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
公之戒至矣○漢孔氏曰言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
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
侮慢不可治理蔡氏曰諸侯不用志于享上則下民
化之亦不奉上鄭氏曰爽差也○漢孔氏曰我為政
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朕
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呂氏曰周公之于民至矣
然治道有先後之序益亦有未暇為者故屬成王頒
布我所未暇為者于天下王其聽我教汝于輔助斯
民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于民可也○漢孔氏曰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唐孔氏曰薆勉
也成王有以予億萬年敬天休之語故公荅云使汝
不勉安能永哉○漢孔氏曰厚次叙汝正父之道而
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蔡

氏曰正父武王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若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若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序天下安肯用命乎○漢孔氏曰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寛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蔡氏曰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盖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于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不至焉呂氏曰周公于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漢孔氏曰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又當奉荅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蔡氏曰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呂氏曰文武之業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浸頹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荅之苟無以稱職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漢孔氏曰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叙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唐孔氏曰將大也蔡氏曰宗功功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呂氏曰此即前所謂肇稱殷禮者周公之誨以祀為先者先其源也成王之荅以

祀為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益出治之源而為治之條理則其實也○漢孔氏曰言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呂氏曰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公之勤勞特甚焉○漢孔氏曰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蔡氏曰旁作猶旁求旁行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呂氏曰不曰既平而曰迓平迓有亹亹方進之意焉○漢孔氏曰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唐孔氏曰此留公之意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左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漢孔氏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蔡氏曰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漢孔氏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史氏曰命公後者使公且留洛也朱子曰史氏說是蔡氏曰成王之意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猶後世節度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為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真氏曰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于是伯禽率師伐之于肸遂平徐戎據此則蔡氏

之說當矣○漢孔氏曰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蔡氏曰宗禮即功宗之禮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之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蘇氏曰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勲者未暇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矣黄氏曰此處未見賜天子禮樂之意明堂位取之書而失之也蘇氏何為取明堂位以為洛誥之訓乎程子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惟孟子推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漢孔氏曰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朱子曰使周公在

後居洛監我士也師也工也○漢孔氏曰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蔡氏曰大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之三輔蓋本諸此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漢孔氏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朱子曰此王與公訣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蔡氏曰定止也○漢孔氏曰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真氏曰此蓋即公身而言謂其功如此而以肅自將以敬自樂非謂天下敬樂之也又曰肅將者嚴毅之容著于外祗歡者和樂之意發于中聖德氣象可以想見○漢孔氏曰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

世世享公之徳吴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為我朱子曰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惛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于安國安民之事而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世世享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意蔡氏曰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孔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漢孔氏曰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蔡氏曰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漢孔氏曰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主後世所推先也蔡氏曰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漢孔氏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蔡氏曰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漢孔氏曰我旦以衆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

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蔡氏曰孚先者人臣信心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漢孔氏曰我所以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蘇氏曰單盡也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之德也蔡氏曰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蔡氏叙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周公攝政七年

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唐孔氏曰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酒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祀其太祖故惟一卣○漢孔氏曰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第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蔡氏曰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于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蔡氏曰乃命寧予絕句王氏曰成王使周公來毖商民乃命

寧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于文武使之明禋則以
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即禋
文武○蘇氏曰周公祝之曰使我國家順厚以叙身
其康彊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壽考
王使殷人承叙萬年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陳
氏曰禋于文王武王以上當從王氏成王遣使祭而
周公領其事也惠篤叙以下當
從蘇氏周公祝文武之事也
按周公將歸與成王論宅洛規模毖祀告成有三
大事焉理百工也朝百辟也君師萬民也皆示成
王中天下定四海氣象也及成王留之周公許留
則于大規模中又論毖殷遷洛至切之事所以毖
殷者復先以惇典殷獻民為重與酒誥劼毖殷獻
臣召誥以讎民百君子同意此化殷機括周公留
後化殷莫切于民命寧且以慰安周公為定成王
使命之辭使周公以毖殷責任昭告文武也以下

陳氏定取王氏蘇氏之說尤當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賔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蔡氏叙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唐孔氏曰是年三月丙午朏以筭術推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

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蔡氏曰是日成王在洛○漢孔氏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襃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陳氏曰烝冬祭名周禮仲冬享烝傳云凡四時之祭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又不吉則用季月周以建子為歲首則十二月乃建亥之月是周之歲終乃孟冬之月也豈烝祭當歲終之時故曰烝祭歲歟蔡氏曰騂赤色周尚赤故牲用騂宗廟禮大牢此用特牛者誥周公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册者册書也逸祝册者史逸為祝册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册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漢孔氏曰王賔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氏曰賔助祭者也蔡氏曰王賔猶虞賔杞宋之屬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唐孔氏曰清廟有五室中央為

太室室之大者也祼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酒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夏氏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言殺後言祼者葢此所謂王賔殺禋咸格非謂諸侯至殺牲時始至也乃謂諸侯以王將舉此殺禋盛禮皆來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祼酒也此與郊特牲之義何異○漢孔氏曰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史氏曰祼事既畢乃明告周公以居洛作冊使逸誥之○漢孔氏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陳氏曰已上事實在十二月呂氏曰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七年吳氏曰成王之留公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終亦曰惟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葢終始公之辭云

按戊辰王在新邑漢孔氏以為十二月戊辰晦到易在為到已誤矣又自疑到之日舉烝祭冊周公不免多遽故以上事皆指為明月要之于經無據詳此章曰戊辰又曰在十有二月又曰惟七年史錯綜成文也烝祭祝告俾公留後益公總攝終事之日堯舜重舜禹之攝故正月上日正月朔旦使得以正其始成王重周公之攝故于是日舉禮使得以正其終觀總結之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史臣記年記月記日記事悉縣然明白矣

○總說一篇意○蔡氏曰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

戊辰以下史臣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尚書纂傳卷二十九

尚書纂傳卷三十

元 王天與 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說見召誥洛誥○漢孔氏曰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吕氏曰遷洛之事名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諭之煩曷若一諭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諭之于已則為躁于民則為瀆非聖人之言也又曰所謂頑民者益于商民之中尤負固不

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勸率也惟置之于醇醲太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張氏曰此多士者周所謂頑民乃商之忠臣也周公營建洛邑于是使其耳目一新心志變易日見周之士大夫日聞周之號令日被周之德化變念商之心為念周之心其論遷居于洛則曰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安慰以勞苦之詞又開勉以選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絶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周公忠厚之風其亦見于此乎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專以遷商民之大家世族故播告之辭皆稱商士商之多士舊居衛地去而周最遠周公蚤憂之因遷之東洛使之近附鎬豐而易以化服也陳氏曰堯遷有苗于三危而苗民始格周公遷商于洛而商民始化此即孟子引而致之莊嶽之説也○漢孔氏曰稱成王命告令之○

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多士

多士

漢孔氏曰所誥者即衆士故以名篇唐孔氏曰多士亦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蔡氏曰此多士之本序○漢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陳氏曰此三月正七年三月而孔氏謂明年三月安得今年營洛直待明年方告多士耶唐孔氏曰經云商王士殷

遺多士士者在官之總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

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陳氏曰此首以天命諭之○漢孔氏曰告殷遺餘衆士王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頑民人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于言表略無忿嫉之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乎而罰悍暴厲已十消其八九矣○漢孔氏曰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弗弔說見大誥旻天說見大禹謨呂氏曰喪殷非他也周實為之也而辭若無與焉者何哉葢殷得罪于天周奉天討未嘗有心于其間也○漢孔氏曰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

威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呂氏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至公之理一也張氏曰勑正殷命之終于帝而革之終者言天祿之永終也○漢孔氏曰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呂氏曰弋如弋鳥之弋謂有心于取之也周之革殷至公至明如此惟頑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故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豈能弋殷命然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漢孔氏曰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蘇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呂氏曰天之于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觀天之不畀殷信矣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自解也○漢孔氏曰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

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呂氏曰前既言惟天不畀此又言帝不畀告之然所謂不畀者豈在外哉是我下民所秉之為蓋善善惡惡雖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為即天威之明畏者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彝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天不畀後言帝不畀蓋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天帝說見益稷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夏氏曰此舉夏殷興亡之事證之○漢孔氏曰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之不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蘇氏曰引去也放逸者則天命去之也夏之先王不往從放逸之樂故上帝降格應氏曰下文大淫泆有辭誕淫厥泆逸泆字通蔡氏曰降格與呂刑降格同真氏曰引逸諸說不同蘇氏說近之然以引為去乃時俗之言未知古有此訓否也○漢孔氏曰是嚮于時夏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

辭聞于世葉氏曰嚮于時夏謂曩在是夏桀也○漢孔氏曰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應氏曰昔也降而感格天與人甚近今也邈無心聞則曾無顧惜之意矣呂氏曰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絕矣○漢孔氏曰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蔡氏曰甸治也張氏曰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之謂呂氏曰俊民甸四方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大君之于四方豈特一手一足之力明揚賢俊分布遠近使甸治區晝而大君之職晝矣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深知湯治天下之規模也○漢孔氏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明德說見堯典范氏曰明德恤祀一代創守之本而明德又恤祀之本也○漢孔氏曰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

澤蔡氏曰毖祀言其謹之至恤祀言其憂之深先王之重祭祀如此薛氏曰無所不洽天之澤也王者子惠天下無此疆彼界之殊所謂配天其澤○漢孔氏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呂氏曰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不忍蕩覆之也○漢孔氏曰言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為敬孫氏曰天顯天道之明而可畏者民祇民事之當敬者○漢孔氏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喪亡之誅蔡氏曰大喪謂國亡身滅也○漢孔氏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皆有圖亂之辭○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畢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

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推原紂所以為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者天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所以盡乎天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罪乎爾頑民亦可以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葉氏曰此章言黜殷本天意○漢孔氏曰周王文武也蔡氏曰大善承天之所為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

亂略是也呂氏曰頑民所以憾周者徒見征伐為周之事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漢孔氏曰天有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蔡氏曰告其勑正之事于帝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是也○漢孔氏曰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呂氏曰我周割殷未嘗容少私意一于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可貳于周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是時頑民猶妄意我周或可動搖故示以不可移奪之意○漢孔氏曰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名禍蔡氏曰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漢孔氏曰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蔡氏曰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

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呂氏曰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猷說見大誥○漢孔氏曰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于洛邑教誨汝陳氏曰洛在商之西故曰居西○漢孔氏曰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

陳氏曰奉德猶秉德○漢孔氏曰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呂氏曰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于遷洛之事不敢有後爾其無或我怨也夫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于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耶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漢孔氏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呂氏曰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歷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明于前而驗所見于後廢興亦可識矣○漢孔氏曰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呂氏曰周公以殷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殷革夏之事責周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之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于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

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模略可見也○漢孔氏曰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呂氏曰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撥前比以必我之爵也商猶云天邑者蓋其地舊為天子之都理當富于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地而敬其辭栽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漢孔氏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呂氏曰予惟以下復諭以遷洛者惟欲相率肆赦矜憫爾豈可反以我為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蒙蔽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于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呂氏曰此申言遷從寛大之恩○漢孔氏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大下汝民命唐孔氏曰昔我來從奄謂攝政三年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命民之性命蘇氏曰四國三監及奄也奄東方之國蔡氏曰天下死生之命人君制之民嘗從四國叛矣有可殺之道也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降猶今法降等云者多方曰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又曰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與此意同真氏曰降命蔡氏于文勢為順○漢孔氏曰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從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林氏曰王者有心于化民無意于棄物故人雖

有罪未嘗必欲置之遠方而塞其為善之路也使成王自克奄歸國之後以四國之民凶頑為甚乃遷于絕遠之域是亦明致天罰何自不可然王之心有不忍以棄物而常急于化民于是營洛以居之使其親比王化臣服宗周去其前日之頑而為今日之遜其待商之多士豈不深耶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呂氏曰此勉以安居樂業之計○漢孔氏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呂氏曰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是章復申告之○漢孔氏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呂氏曰今朕作大邑于洛者蓋為四方諸侯因有所賓禮之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朝會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于濟濟多士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本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亦甚厚矣○漢孔氏曰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陳氏曰幹事止居也呂氏曰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迪覬覦之望此蓋

受之以業也○漢孔氏曰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也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汝身言刑殺蔡氏曰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理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漢孔氏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邑蔡氏曰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漢孔氏曰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呂氏曰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此遷始自亡國之末裔而為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漢孔氏曰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唐孔氏曰凡言王曰皆是史官

録辭非王語也今史録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呂氏曰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益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尚書纂傳卷三十